

胶片有声 岁月有光

旧影重现

一盏煤油灯 半世温暖光

收拾屋子时，一只包浆的煤油灯从樟木箱底滑落。老伴欲将它丢进垃圾箱，我却小心翼翼地拭去铜芯上的积尘——这哪里是古董，分明是盛满岁月的光影容器，怎能舍得丢弃？

记忆的闸门被这豆大的灯火推开。幼时冬夜，北风拍打茅草屋，窗棂结满冰花。母亲就着一豆昏黄的香火纺线，线与针在暗中穿梭，我与兄弟姐妹蜷缩在被窝里，听着纺车嗡嗡，只觉得寒气从墙缝渗入骨髓。那时最怕的就是天黑，黑得让人心慌。

上了小学二年级，煤油灯成了书桌上的必需品。陶壶小油灯芯细火弱，忽明忽暗，一根灯草未燃尽，母亲便催着早睡。不久农村代销点便有了玻璃灯罩和棉纱灯芯。可那是要凭票供应的稀罕物，母亲总是很晚才舍得点上一会儿，常常摘下灯罩对着嘴哈气，说这样擦得亮堂。油将尽时，灯芯吸不上油，便会冒烟结出火花，母亲便用剪刀细细修剪，那昏黄灯头下，叫“冷星灯”，能省油。有时她还会用白纸剪个圆洞套在灯上，让光线更集中，在弧形光晕里为我缝补旧衣。

如今，我家的吊灯、射灯、太阳能灯争奇斗艳，却再难寻回那煤油灯光的温度。

[江苏·如皋] 孙祥虎



整理旧物时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突然从相册深处滑落——当时，斑驳的幕布前挤满了翘首以盼的乡亲，我和战友们正忙着调试放映机，幕布的光影映在每个人脸上。1972年的那个秋天，我应召来到铁道兵第四新管处，三个月的严格训练后，我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。如今想来，满是胶片转动的吱呀声和乡亲们眼里的光。

技术与责任的交织

放电影是门技术活，涉及扩音机、放映机、发动发电机等设备，还要绘制幻灯、墙报，书写标语。起初我连放映机的齿轮都摸不透，在老组长、宣传干事惠绍才的带领下，我和许建忠、郭松林等几位老同志扎进技术学习里。后来又到铁道兵一师放映员培训班深造两个月，才算真正摸透了这些“铁家伙”的脾气。正式上岗那天，我握着16mm放映机的手直冒汗，生怕辜负了大家的期待。

风餐露宿中的坚守

部队的条件艰苦，放映任务却从未间断。35mm和16mm放

映机换片速度要快，我苦练手法，直到手指能在胶片间翻飞如蝶。每次放映16mm电影，我以极快的换片速度应对，常常在光影交错间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。

新老交替中的温暖

后来，电影队像一块磁石，吸引了李学军、陈智忠等年轻人加入。队伍壮大了，可那份初心没变。我们开始带新人，把自己攒下的经验写成手册：如何判断胶片卡顿，怎样根据场地调整音量，甚至画幻灯的小技巧都一一注明。

20世纪70年代，电影是稀罕物，给无数人带来快乐。电影队的老同志们渐渐老去，有的已八

九十岁高龄，最年轻的也近七十岁。

永不落幕的记忆

如今，我常对着老照片发呆。胶片会褪色，机器会生锈，但那些画面永远鲜活。

偶尔，我也会回想乡村礼堂帮忙调试设备。当熟悉的“滋滋”声响起，幕布亮起，恍惚间又回到那个扎着帆布包的年代。有乡亲问我：“老同志，这老机器还能放吗？”我笑着点头，就像当年老同志们对我那样。

光影流转，岁月更迭，但那份对电影的执着，对乡亲的深情，永远刻在心底。愿这束光，能继续照亮更多人的路，就像当年照亮我们一样。

[河北·石家庄] 卢建民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，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，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，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；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，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，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：nlhnb@163.com，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，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266

有谁说，好姻缘是遇到的，不是刻意追求的，这就刻意挑来的瓜不甜，随意拿到的瓜甜得掉牙一样。因为有这种想法，虽然也渴盼爱情，但也不那么急切、急躁，争来抢来的东西不值得珍惜，等来的东西更有价值、更值得珍惜。有时候盼和等是同一含义，人们常看到的“望夫石”“望夫崖”等，望，是盼望，其实也是一种等待，人们描述最有意义的事情，爱说“千年等一回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范兰枝二八已过，接近“三八”，虽说已春心荡漾，却在等“吹皱一池春水”，这自然和她矜持的性格有很大关系。有人说，性格过于矜持也不好，在那里等呀等，会错失

许多良机，不如处事嘎嘣脆。但一人一性百人百性，范兰枝就是爱等，你有什么办法？这不等着等着，她就等来了阎芳州，又等来了申力明，这两个人都是她中意的人，但谁合适，需要反复掂量。这种掂量不像购物那么简单，需要时间，好在她也不那么着急，也没人知道自己心中的秘密，有充足的时间供自己掂量。

范兰枝是一个心很细的姑娘，她从杨玉琼的一句话中捕捉到了信息。那天，杨玉琼见范兰枝在陪护阎芳州，说：我原先还想介绍你俩认识呢，你俩这是不打不相识呀。范兰枝想：她想介绍我俩认识，介绍我俩认识干什么？想到这里脸便红了，那时男女处对象靠人“介绍”，“介绍”这个词有特定含义。范兰枝悟出来了杨玉琼话中的含义。否则，介

绍我俩认识干什么？也没有必要介绍我俩认识。开始，她并没有往这方面想，等往这方面想时，阎芳州已经出院了。中间她哥哥范兰亭托她去看过阎芳州，送去一些营养品，却没见过阎芳州，而是遇到申力明，托申力明转交了。那一次“押着”几个人去给阎芳州“负荆请罪”，目睹了这个指导员的大度和和善，又增加了一些好感。但真正有那种想法，心底起一些波澜，是在阎芳州应邀到浙江小分队讲“谢灵运与山水诗”之后。她负责讲堂组织，也一起参加听讲。没想到这个中等身材、貌不出众、讲话略带甘肃口音的人，知识那样渊博，口才如此之好。没有讲稿，只有一个讲课提纲，条理分明，生动活泼，引用谢灵运的诗信口拈来。讲到永嘉县的风物名胜如数家珍，比他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永嘉人知道的还多、还系统。范兰枝打

心里佩服，也有点走神，一向做事专注的她，在给阎芳州续茶水时，竟把水倒得溢了出来。阎芳州见状，开玩笑说：“瞧，这就如同你们永嘉的万丈崖瀑布。”一句话逗得听课的永嘉人哄堂大笑，也解除了范兰枝“失手”的尴尬局面。

就是这么一堂课，在范兰枝心上烙了个深刻的烙印，也激起了她心底情感的微澜。

对申力明产生好感，应在之前，那是在去连部看望阎芳州时，申力明接待她留下的第一印象。小伙子聪明、精干、英俊，说话得体，又意外得知是永嘉老乡、永嘉一中校友，老乡见老乡，自然在好感上多一层亲切。在申力明第一次到浙江小分队走访时，这种好印象又增加一层。

待续